

我在海边读书

夏老师教育工作室
舟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小记者

海边悦读

读《草的自然课》 一起感悟生命的美丽

本期“海边‘悦’读”，来自南海长峙小学校区的小记者陈姝竹与她的妈妈汤梦琪分享了玛丽恩·克劳森的《草的自然课》一书。

《草的自然课》将草地置于放大镜下，细致介绍了草地动物以及草地植物的花、茎、叶等特点，还根据不同植物的特点详细介绍了18种美食制作方法和小游戏。

这是一本能够引领读者走进自然观察、感悟美丽生命的草地科普读物，非常适合喜欢大自然的同学们阅读。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跟随本期分享者的脚步，沉浸在这本充满魅力的大自然指南中，探索草地的奥秘吧！



扫一扫
观看视频

乡情

定海二中七(9)班
学生记者 滕竟羽(证号B3067)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故乡，是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记忆中最璀璨的珍宝。我的家乡——金塘镇大鹏岛，就是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海岛。

大鹏岛是充满魅力与温情的，它犹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浩瀚的东海上，渺小却耀眼。

大鹏山的清晨总是裹着薄纱般的雾气。当阳光穿透云层，山上的树木在晨光中舒展开枝叶，叶片上还挂着露珠，宛如珍珠在翡翠盘中滚动。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路边的植物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是大自然最质朴的气息。脚下的泥土松软而富有弹性，仿佛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大地的脉搏。

村子里，错落有致的房屋带着典型的海岛特色：王家大院、刘家大院、许家大院……白墙青瓦，在阳光的映照下格外宁静祥和。有些老宅的墙壁爬满了绿色的藤蔓，仿佛岁月的使者，默默诉说着

古老的故事。老人们坐在家门口，或轻摇蒲扇，或织着渔网。他们，是属于大鹏岛的深情。

我最爱大鹏岛的海滩，那是我儿时的乐园。金色的细沙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像铺了一地的碎金。海浪一波接一波，那是大海在歌唱。退潮的时候，海滩上会有许多小惊喜：挥舞着钳子的小螃蟹、形状各异的贝壳……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在海滩上奔跑嬉戏，追逐海浪，我的笑声在海风中飘荡。

大鹏岛的人们以海为生，他们勤劳善良，热情好客。每当渔船归来，整个村子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相互分享着收获的喜悦，浓浓的乡情在空气中弥漫。

随着年龄增长，我离开了大鹏岛，偶尔回去，熟悉的感觉就会扑面而来。站在山顶，眺望那片大海，心中的烦恼和疲惫便会一扫而空。

在我心中，大鹏岛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是我的根，是我心灵的归宿。它承载着我的童年回忆，孕育着我对未来的憧憬，更凝聚着浓厚的乡情。

舟山传媒小记者新闻研学课之 遇见水獭

南海实验初中七(10)班
学生记者 朱冠翰(证号A3053)

2022年，一次偶然巧合，一只水獭误入金塘一户人家中，如同一粒种子，悄然播撒在舟山人民心中，萌发出探索的嫩芽……

金塘分布的欧亚水獭是一种近危物种，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中国境内数量稀少。它们主要栖息于浅水区，逐渐向人类展现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全身覆盖浓密毛发，具有极强的疏水性，使其能长时间在水中活动；发达的肌肉、修长的尾部以及带蹼的前爪，帮助它们保持泳姿平衡，提升游泳速度。双眼位于头部顶端，视野开阔，水下视力极佳。每当水面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探出一个圆溜溜的脑袋时，人们便会心一笑——是它来了。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水獭

的栖息地不断遭受破坏，生存环境剧变，生存挑战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然而，水獭也进化出独特的适应能力，偶有个体潜入渔民鱼塘捕鱼。它们像海豚般灵巧翻滚，下潜至深水区猎食。由于鱼塘中鱼类密度较高，捕猎难度降低，这些聪明的捕食者会将捕获的鱼整齐排列在岸边，却只食用其中几条，古人称之为“獭祭鱼”。这一奇特现象展现了它们顽皮的天性；此外，水獭还会捕食小虾、鸟类等小动物。

水獭的存在维系着生态平衡，若这一物种灭绝，必将对自然食物链造成严重破坏。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人类愈发重视物种保护与生态理解，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信终有一日，地球的生态多样性将焕发新的生机！

老秤

南海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八(3)班
学生记者 傅禹灵(证号A8072)

外婆家堂屋门后放着一杆秤，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站”在那里，我曾不止一次拿来把玩。

此秤二指粗，长五尺许，不知何木所制，首尾两端包以铜片，首部嵌三个口字型铜环，二上一下。上按绳圈，提拎所用，下坠铁钩，挂物所用，尾部则悬置秤砣。金属秤花排列精确，定盘的大星犹如启明星般耀眼。宋代张栻有词：“记取渊冰语，莫错定盘星。”“一杆秤”是否合格，定盘星是第一要素。

家里的老秤由太爷爷那代传下来，称过五谷，称过盐巴，称过猪肉，称过各种需要计算斤两的东西，这其中也包括称人。

在外婆家还是砖瓦屋时，每到立夏，晨光熹微，大院就热闹起来。蒸缸豆饭的烟气在院中欢快弥漫，茶叶蛋的香味不断往鼻子里窜，“皮猴子”们胸前挂着用五颜六色旧毛线编的蛋套笼，满大院找对手拼蛋，年纪小一点的女孩子则安静又忐忑地坐在门前，等待结束忙碌的大人给穿耳洞……

立夏最有仪式感的就是称人。

砖瓦屋的大梁是一整根粗壮的木头，从上垂下一根绳子，穿过秤的提绳后打结，秤钩处悬挂一个装谷物的大篓，人跳进去就可几斤几两。有调皮的小儿想着多点重量，好重过其他人，于是会在兜里揣上一些石头，每每被打秤的太爷爷抓包，现场教育一番。也有不愿意钻进篓里的，就徒手挂在秤钩上，因为不能着地，所以手上得用劲，脚也得用力缩起来，手疼得五官都跟着变形，整个人就跟烤熟的虾子一样紧绷到不行。偏偏边上唱斤两的二婶子常

使坏，迟迟不吭声，于是“小皮猴”真的成了一只爬不上树又怕栽跟头的“猢猻”，急得面红耳赤，一边喊着“好了没有”，一边大叫“痛死我了”，招来一院子笑声。

称重后，长辈会把每个人的名字和对应的数据精确无误地记在一本工作手册上。等到立秋时节，再次记录数据，若发现体重有所下降，便会多给几个蛋，期盼能多长点肉回来。传说在立夏称重，人们就不会“疰夏”，病痛也不会缠身。无论如何，都是人们对生活寄予的热切期望，也是除了过年之外，母亲最为期待的节日之一。

后来外婆家从大院搬了出来，房子也变成了水泥房，虽然木头大梁还在，但是缺了点气氛。只有逢年过节，大家才回老院和昔日邻居们团聚，依惯例刷新体重记录，聆听长辈们教诲。茶烟霏微，热闹依旧，只是散了后，多少会有点寂寥。

再后来，外婆家盖了楼，就看不到大梁了。到我出生时，大院里的人家都迁居各处，太爷爷的那杆秤最后留在了外婆家。每年立夏称重的人，从母亲变成了我。虽然没有穿过大梁的绳子，但有她们有力的双手，秤的提绳上会穿过一根扁担，扁担两头是母亲和外婆的肩膀。

堂屋墙上一板一眼地写着年月日，我的身高体重精确到小数点。老秤慢慢无用武之地，长年累月地静静立在门后。岁月缓缓流过，很多人很多事渐渐无迹可寻，可每次看到它，记忆里就会出现无数个画面：太爷爷的严厉训导、长辈们辛苦劳作的身影、孩子们闯祸后耷拉的脑袋瓜子……

今又见老物，感触良多，我想我会好好守护，并将其一直传下去。

漫步黄州 敬仰东坡

南海实验初中八(6)班
学生记者 王淑涵(证号A3084)

假期里，去了趟黄州。那曾洒在宋朝的月光，此时依旧赠予黄州。漫步于此，我想起了你——东坡！

我去了你曾住过的旧屋。破旧的窗户，裂缝的土墙，你就是在哪儿看见“缺月挂疏桐”，听见“漏断人初静”的吧？我理解你的寂寞。无法自遣，你便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孤鸿，从那遥远的汴州飞来。“乌台诗案”是一块未痊愈的伤疤。那晚，月光再次把它撕裂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难怪你那么悲伤。月光轻拂，惊起孤鸿。我轻抚古墙，若有所思。

承天寺也有月光，我也去了。“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时的你，虽然寂寞，却庆幸有友人相伴。你与张怀民“相与步于中庭”，共同欣赏在亭中被月光剪碎的松竹之影。到底什么是“闲人”？你似乎还有一些不甘，一些无奈，还有壮志未酬的失落感。但你已能够随时让自己释怀，哪怕只是夜里凉凉的微风，也能让你的心

悄然打开。那晚后来发生的事情已无从知晓。你们是否对酌浊酒，一夜畅聊？你们是否相对无言，只赏月光？今天，承天寺依旧，月光也依旧。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扁舟一叶，歌数阕，好友两三，这就是东坡赤壁。

也许那晚的月光格外清澈，你似乎完全忘记了命运的坎坷，似乎只记得心中的那份安适与恬然。“盖将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那晚的你，竟能把时间和空间看得如此通透！你不仅忘记了愤怒，忘记了悲伤，甚至也忘记了那些柔情与缠绵。

宋朝的月光映在黄州，披在我身上，照进我心中，这缕月光是你吗？东坡！

漫步黄州，跨越千年。我，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超过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细细品读着你。因为东坡，黄州成了黄州；因为黄州，东坡成了东坡。我为一千年前也漫步于此的东坡，献上一份敬仰。

指导老师：许允恒